

霍小玉傳

蔣防[1]

【選文】

大歷[2]中，隴西[3]李生名益[4]，年二十，以進士[5]擢第[6]。其明年，拔萃[7]，俟[8]試於天官[9]。夏六月，至長安，舍於新昌里。生門族清華[10]，少有才思，麗詞嘉句，時謂無雙；先達[11]丈人[12]，翕然[13]推伏。每自矜風調[14]，思得佳偶，博求名妓，久而未諧。

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，故薛駙馬家青衣[15]也；折券[16]從良[17]，十餘年矣。性便辟[18]，巧言語，豪家戚里，無不經過，追風挾策[19]，推為渠帥。常受生誠托厚賂，意頗德[20]之。經數月，李方閒居舍之南亭。申未[21]間，忽聞扣門甚急，云是鮑十一娘至。攝衣從之，迎問曰：「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？」鮑笑曰：「蘇姑子[22]作好夢未[23]？」有一仙人，謫在下界，不邀[24]財貨，但慕風流。如此色目[25]，共十郎相當矣。」生聞之驚躍，神飛體輕，引鮑手且拜且謝曰：「一生作奴，死亦不憚[26]。」

因問其名居。鮑具說曰：「故霍王小女，字小玉，王甚愛之。母曰淨持。即王之寵婢也。王之初薨[27]，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，不甚收錄[28]。因分與資財，遣居於外，易姓為鄭氏，人亦不知其王女。資質穠艷，一生未見，高情逸態，事事過人，音樂詩書，無不通解。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。某具說十郎。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，非常歡愜。住在勝業坊古寺曲[29]，甫上車門宅是也。以與他作期約。明日午時，但至曲頭覓桂子，即得矣。」鮑既去，生便備行計。遂令家僮秋鴻，於從兄[30]京兆參軍[31]尚公處假[32]青驪[33]駒，黃金勒[34]。其夕，生浣衣沐浴，修飾容儀，喜躍交並，通夕不寐。

遲明[35]，巾幘[36]，引鏡自照，惟懼不諧也。徘徊之間，至於亭午[37]。遂命駕疾驅，直抵勝業。至約之所，果見青衣立候，迎問曰：「莫是李十郎否？」即下馬，令牽入屋底，急急鎖門。見鮑果從內出來，遙笑曰：「何等兒郎，造次[38]入此？」生調謔[39]未畢，引入中門。庭間有四櫻桃樹；西北懸一鸚鵡籠，見生入來，即語曰：「有人入來，急下簾者！」生本性雅淡，心猶疑懼，忽見鳥語，愕然[40]不敢進。逡巡[41]，鮑引淨持下階相迎，延入對坐。年可[42]四十餘，綽約[43]多姿，談笑甚媚。因謂生曰：「素聞十郎才調風流，今又見儀容雅秀，名下固無虛士[44]。某有一女子，雖拙教訓，顏色[45]不至醜陋，得配君子，頗為相宜。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，今亦便令永奉箕帚[46]。」生謝曰：「鄙拙庸愚，不意故盼[47]，倘垂采錄，生死為榮。」

遂命酒饌，即命小玉自堂東閣子[48]中而出。生即拜迎。但覺一室之中，若瓊林玉樹，互相照曜，轉盼精彩射人。既而遂坐母側。母謂曰：「汝嘗愛念『開簾風動竹，疑是故人來。[49]』即此十郎詩也。爾終日念想，何如一見。」玉乃低鬟微笑，細語曰：「見面不如聞名。才子豈能無貌？」生遂連起拜曰：「小娘子愛才，鄙夫重色。兩好相映，才貌相兼。」母女相顧而笑，遂舉酒數巡。生起，請玉唱歌。初不肯，母固強之。發聲清亮，曲度精奇。

酒闌，及暝[50]，鮑引生就西院憩息。閒庭邃宇[51]，簾幕甚華。鮑令侍兒桂子、浣沙與生脫靴解帶。須臾，玉至，言敘溫和，辭氣宛媚。解羅衣之際，態有餘妍，低幃昵[52]枕，極其歡愛。生自以為巫山、洛浦[53]不過也。中宵[54]之夜，玉忽流涕觀生曰：「妾本倡家，自知非匹。今以色愛，托其仁賢。但慮一旦色衰，恩移情替，使女蘿[55]無托，秋扇見捐[56]。極歡之際，不覺悲至。」生聞之，不勝

感歎。乃引臂替枕，徐[57]謂玉曰：「平生志願，今日獲從，粉骨碎身，誓不相舍。夫人何發此言。請以素縑[58]，著之盟約。」玉因收淚，命侍兒櫻桃褰幄[59]執燭，受生筆研[60]，玉管弦之暇，雅好詩書，筐箱筆研，皆王家之舊物。遂取秀囊，出越姬烏絲欄[61]素縑三尺以授生。生素多才思，援筆成章，引諭山河，指誠日月，句句懇切，聞之動人。染畢，命藏於寶篋[62]之內。自爾婉孌[63]相得，若翡翠之在雲路[64]也。如此二歲，日夜相從。

其後年春，生以書判拔萃登科[65]，授鄭縣主簿[66]。至四月，將之[67]官，便拜慶[68]於東洛。長安親戚，多就筵餞。時春物尚餘，夏景初麗，酒闌賓散，離思縈懷。玉謂生曰：「以君才地名聲，人多景慕，願結婚媾，固亦眾矣。況堂有嚴親，室無冢婦[69]，君之此去，必就佳姻。盟約之言，徒虛語耳。然妾有短願，欲輒指陳。永委君心，復能聽否？」生驚怪曰：「有何罪過，忽發此辭？試說所言，必當敬奉。」玉曰：「妾年始十八，君才二十有二，迨君壯士之秋，猶有八歲。一生歡愛，願畢此期。然後妙選高門，以諧秦晉[70]，亦未為晚。妾便舍棄人事，剪髮披緇[71]，夙昔之願，於此足矣。」生且愧且感，不覺涕流。因謂玉曰：「皎日之誓，死生以之。與卿偕老，猶恐未愜素志，豈敢輒有二三。固請不疑，但端居[72]相待。至八月，必當卻[73]到華州，尋使奉迎，相見非遠。」更數日，生遂訣別東去。

到任旬日，求假往東都覲親。未至家日，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，言約已定。太夫人素嚴毅，生逡巡不敢辭讓，遂就禮謝，便有近期。盧亦甲族也，嫁女於他門，聘財必以百萬為約，不滿此數，義在不行。生家素貧，事須求貸，便托假故，遠投親知，涉歷江、懷，自秋及夏。生自以辜負盟約，大愆回期[74]，寂不知聞，欲斷期望，遙托親故，不遺漏言。

玉自生逾期，數訪音信。虛詞詭說，日日不同。博求師巫，遍詢卜筮，懷優抱恨，周歲有餘。羸[75]臥空閨，遂成沈疾。雖生之書題竟絕，而玉之想望不移，賂遺親知，使通消息。尋求既切，資用屢空，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，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。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，詣景先家貨之。路逢內作[76]老玉工，見浣沙所執，前來認之曰：「此釵，吾所作也。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[77]，令我作此，酬我萬錢。我嘗不忘。汝是何人，從何而得？」浣沙曰：「我小娘子，即霍王女也。家事破散，失身於人。夫婿昨向東都，更無消息。悵怏[78]成疾，今欲二年。令我賣此，賂遺於人，使求音信。」玉工淒然下泣曰：「貴人男女，失機[79]落節，一至於此！我殘年向盡，見此盛衰，不勝傷感。」遂引至延先公主宅，具言前事，公主亦為之悲歎良久，給錢十二萬焉。

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，生即畢於聘財，還歸鄭縣。其年臘月，又請假入城就親[80]。潛卜靜居，不令人知。有明經[81]崔允明者，生之中表[82]弟也。性甚長厚，昔歲常與生同歡於鄭氏之室，杯盤笑語，曾不相間。每得生信，必誠告於玉。玉常以薪芻衣服，資給於崔。崔頗感之。生既至，崔具以誠告玉。玉恨歎曰：「天下豈有是事乎！」遍請親朋，多方召致。生自以愆期負約，又知玉疾候沈綿，慚恥忍割，終不肯往。晨出暮歸，欲以回避。玉日夜涕泣，都忘寢食，期一相見，竟無因由。冤憤益深，委頓床枕。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。風流之士，共感玉之多情；豪俠之倫，皆怒生之薄行。

時已三月，人多春遊。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玩牡丹花，步於西廊，遞吟詩句。有京兆韋夏卿者，生之密友，時亦同行。謂生曰：「風光甚麗，草木榮華。傷哉鄭卿，銜冤空室！足下終能棄置，實是忍人。丈夫之心，不宜如此。足下宜為思之！」歎讓[83]之際，忽有一豪士，衣輕黃紵衫[84]，挾弓彈，風神俊美，衣服輕華，唯有一剪頭胡雛[85]從後，潛行而聽之。俄而前揖生曰：「公非李十郎者乎？某族本山東，姻連外戚。雖乏文藻，心實樂賢。仰公聲華，常思覲止[86]。今日幸會，得睹清揚

[87]。某之敝居，去此不遠，亦有聲樂，足以娛情。妖姬[88]八九人，駿馬十數匹，唯公所欲。但願一過。」生之儕輩，共聆斯語，更相歎美。因與豪士策馬同行，疾轉數坊，遂至勝業。生以近鄭之所止，意不欲過，便托事故，欲回馬首。豪士曰：「敝居咫尺，忍相棄乎？」乃挽挾其馬，牽引而行。遷延之間，已及鄭曲。生神情恍惚，鞭馬欲回。豪士遽[89]命奴僕數人，抱持而進。疾走推入車門，便令鎖卻，報云：「李十郎至也！」一家驚喜，聲聞於外。

先此一夕，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，至席，使玉脫鞋。驚寤而告母。因自解曰：「鞋者，諧也。夫婦再合。脫者，解也。既合而解，亦當永訣。由此徵[90]之，必遂相見，相見之後，當死矣。」凌晨，請母梳妝。母以其久病，心意惑亂，不甚信之。僮勉[91]之間，強為妝梳。妝梳才畢，而生果至。玉沈綿日久，轉側須人[92]。忽聞生來，欬然[93]自起，更衣而出，恍若有神。遂與生相見，含怒凝視，不復有言。羸質嬌姿，如不勝致[94]，時負掩袂[95]，返顧李生。感物傷人，坐皆歔歔。

頃之，有酒肴數十盤，自外而來。一坐驚視，遽問其故，悉[96]是豪士之所致也。因遂陳設，相就而坐。玉乃側身轉面，斜視生良久，遂舉杯酒酬地[97]曰：「我為女子，薄命如斯！君是丈夫負心若此！韶顏稚齒[98]，飲恨而終。慈母在堂，不能供養。綺羅弦管，從此永休。徵痛黃泉[99]，皆君所致。李君李君，今當永訣！我死之後，必為厲鬼，使君妻妾，終日不安！」乃引左手握生臂，擲杯於地，長慟號哭數聲而絕。母乃舉屍，置於生懷，令喚之，遂不復蘇[100]矣。

生為之縞素[101]，旦夕哭泣甚哀。將葬之夕。生忽見玉總帷[102]之中，容貌妍麗，宛若平生。著石榴裙，紫榼襠[103]，紅綠帔[104]。斜身倚帷，手引繡帶，顧謂生曰：「愧君相送，尚有餘情。幽冥之中，能不感歎。」言畢，遂不復見。明日，葬於長安樂宿原。生至墓所，盡哀而返。

後月餘，就禮[105]於盧氏。傷情感物，鬱鬱不樂。夏五月，與盧氏偕行，歸於鄭縣。至縣旬日，生方與盧氏寢，忽帳外叱叱[106]作聲。生驚視之，則見一男子，年可二十餘，姿狀溫美，藏身映幔，連招盧氏。生惶遽走起，繞幔數匝，倏然[107]不見。生自此心懷疑惡，猜忌萬端，夫妻之間，無聊生矣。或有親情，曲相勸喻。生意稍解。後旬日，生復自外歸，盧氏方鼓琴於床，忽見自門拋一斑犀[108]鈿花[109]合子[110]，方圓一寸餘，中有輕絹，作同心結，墜於盧氏懷中。生開而視之，見相思子二，叩頭蟲[111]一，發殺觜[112]一，驢駒媚[113]少許。生當時憤怒叫吼，聲如豺虎，引琴撞擊其妻，詰[114]令實告。盧氏亦終不自明。爾後往往暴加捶楚，備諸毒虐，竟訟於公庭而遣之。

盧氏既出[115]，生或侍婢媵妾之屬，暫同枕席，便加妒忌。或有因而殺之者。生嘗遊廣陵，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，容態潤媚，生甚悅之。每相對坐，嘗謂營曰：「我嘗於某處得某姬，犯某事，我以某法殺之。」日日陳說，欲令懼己，以肅清閨門。出則以浴斛[116]覆營於床，周迴封署，歸必詳視，然後乃開。又畜一短劍，甚利，顧謂侍婢曰：「此信州葛溪鐵，唯斷作罪過頭！」大凡生所見婦人，輒加猜忌，至於三娶，率[117]皆如初焉。

【延伸閱讀】

- 一、方元珍等《古典短篇小說選讀》，台北：國立空中大學，2006年初版
- 二、汪辟疆《唐人傳奇小說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3年
- 三、柯金木《唐人小說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2年初版一刷

四、徐志平《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選注》，台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5 年初版一刷

[1]蔣防：字子微，一作子徵，唐義興人，生卒年不詳，約西元八一三年前後在世。唐憲宗元和年間，因作上鷹詩，而被李紳推薦於朝廷。歷任翰林學士、中書舍人。蔣氏工詩，有集一卷行世。其所著之傳奇小說〈霍小玉傳〉最為著名，後人並取其題材改編為劇本。

[2]大曆：西元 766 年十一月至 779 年十二月，是唐代宗的年號，共計 14 年。

[3]隴西：隴西亦稱隴右，泛指隴山以西今甘肅省東部地區。隴西李氏為李姓中最顯要的一支。

[4]李益：字君虞（748～827），隴西姑臧（今甘肅省武威縣）人。唐代詩人。代宗時中進士，後官至禮部尚書。擅長邊塞詩，所作七言絕句，著名於時，為大歷十才子之一。有詩集一卷傳世。

[5]進士：科舉時代的科目。隋煬帝選拔人才，設進士科，唐宋因之，其時凡舉人試於禮部合格者，稱為「進士」。

[6]擢第：考中、登第。

[7]拔萃：原指才能出眾。唐代進士登第後，須通過吏部考試，才能授官。「拔萃」為吏部考試的一種。

[8]俟：等待。

[9]天官：職官名。周代官制，以天官冢宰居首，總理治國大事，統御眾官。唐代曾改吏部為天官，故亦用來稱呼吏部尚書。

[10]清華：形容人清秀俊美。

[11]先達：有學問、道德的前輩。

[12]丈人：長老或老成的人。

[13]歛然：和順的樣子。翕，音「系」。

[14]風調：自負風采、風韻。

[15]青衣：婢女。

[16]折券：毀掉債券，不再索償，或毀掉契約，不再受拘束限制。

[17]從良：奴婢贖身。

[18]便辟：善於迎合他人。

[19]追風挾策：追風，駿馬名。挾策，拿著馬鞭。本意是揮馬鞭驅馬，此處指為男女說媒打探消息。

[20]德：感激、感恩。

[21]申未：舊時指下午一點至三點這段時間為未時、下午三點至五點為申時。

[22]蘇姑子：一說為南齊名妓蘇小小。

[23]作好夢未：指夢到什麼好事情了嗎？

[24]邀：求取。

[25]色目：種類、名目。

[26]不憚：不怕、不畏懼。

[27]薨：音「轟」。古代諸侯或大官死亡稱為「薨」。

[28]收錄：收留。

[30]從兄：稱謂。稱堂兄。為同祖叔伯之子而年紀長於己的人。

[31]京兆參軍：指京師地區的行政長官。參軍，職官名。東漢置，掌參謀軍務。至隋唐時兼為郡官。

[32]假：借。

[33]青驪：純黑色的駿馬。

[34]勒：有嚼口的馬絡頭。

[35]遲明：天將亮的時候。

[36]巾幘：戴上頭巾。幘，音「責」。

[37]亭午：正午、中午。

[38]造次：鹵莽。

[39]調謔：開玩笑。

[40]愕然：驚奇的樣子。

[41]逡巡：徘徊不前。

[42]年可：約略、約計。

[43]綽約：柔媚婉約。

[44]無虛士：有盛名的人必有真才實學，名實相符。

[45]顏色：姿色。

[46]箕帚：本指婦人持箕帚做家事，引申為卑躬事人。

[47]顧盼：承蒙你看得起。

[48]閣子：小房間，多指位於樓閣中的房間。」

[49]開簾風動竹，疑是故人來：《全唐詩·卷二八三·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》：「微風驚暮坐，臨牖思悠哉。開門復動竹，疑是故人來。時滴枝上露，稍沾階下苔。何當一入幌，為拂綠琴埃。」

[50]暝：天色昏暗。

[51]邃宇：幽深的房屋。

[52]昵：親近。通「暱」。

[53]巫山洛浦：指巫山的神女和洛水的女神，亦指男女歡合。

[54]中宵：半夜。

[55]女蘿：古代詩歌中常以菟絲和女蘿纏繞，比喻夫妻或情人的關係。

[56]秋扇見捐：涼爽的秋天一到，扇子就被棄置不用。比喻女子失寵而遭受冷落。

[57]徐：緩慢。

[58]縑：細緻的絲絹。

[59]褰幄：提起帳幕。

[60]研：磨墨的用具。同「硯」。

[61]烏絲欄：畫於卷冊或織於絹素的黑色界格。

[62]篋：放東西的箱子。音「竊」。

[63]變：纏綿。

[64]翡翠之在雲路也：像翡翠鳥在天上雙飛。翡翠，動物名。一種鳥。鳥綱佛法僧目。與魚狗同類，稍大，全體羽毛帶赤褐色，惟臀部中央與上尾間有白紋一條，又雜以青色斑紋，羽毛可作裝飾品。雲路，天空雲行的路。

[65]登科：登上科舉考試之榜。

[66]主簿：職官名。為漢代以來通用的官名，主管文書簿籍及印鑑。中央機關及地方郡、縣官府皆設有此官。

[67]之：往，前往任官。

[68]拜慶：即「拜家慶」。子女遠遊在外，而後回家省親，在唐朝稱為「拜家慶」。

[69]冢婦：原指嫡長子的妻子，在此指正妻。

[70]秦晉：春秋時代，秦、晉二國世代多互為婚嫁。後遂以秦晉代指婚姻關係。

[71]緇：僧尼穿的黑色袈裟。剪髮披緇指出家為僧尼。

[72]端居：平居、安居。

[73]卻：退；指回到。

[74]愆期：指誤期、過期。

[75]羸：瘦弱。音「雷」。

[76]內作：指皇宮內工匠。

[77]上鬟：古代女子十五歲及笄時，把原本披垂的頭髮挽上去，並插上簪子，表示已經成人待嫁了，稱為「上鬟」。

[78]悒悒：憂悶不樂。

[79]失機：錯過良機。

[80]就親：婚嫁雙方因居住地相隔遙遠，乃約集到一地，舉行婚禮，稱為「就親」。

[81]明經：唐時以經義所取之士。

[82]中表：父親的姊妹之子為外兄弟，母親的兄弟姊妹之子為內兄弟，合稱為「中表」。

[83]歎讓：嘆息譴責。

[84]紵衫：用麻織成的布。

[85]雛：幼小的童僕。

[86]覲止：相遇、相見。

[87]清揚：形容眉目開朗有神。

[88]妖姬：美貌的姬妾。

[89]遽：急忙、迫促。

[90]徵：驗證、證明。

[91]僊勉：勉勵、努力。

[92]轉側須人：連轉身都需要旁人攙扶。

[93]欻然：忽然、突然。

[94]不勝致：有著無限的情意。

[95]袂：衣袖。音「妹」。

[96]悉：全部。

[97]酬地：把酒潑灑於地，用以發願。

[98]韶顏稚齒：比喻青春年少，容貌美麗。

[99]徵痛黃泉：將哀痛帶到黃泉。

[100]復蘇：甦醒。

[101]縞素：白色的喪服。

[102]總帷：用細疏的布製成的靈帳。

[103]紫揄襜：紫色外袍。

[104]帔：古代婦女披在肩上的無袖衣飾，即今之披肩。音「配」

[105]就禮：舉行婚禮。

[106]叱叱：狀聲詞。形容急呼吆喝的聲音。

[107]倏然：突然、很快的。音「樹」。

[108]斑犀：有斑紋的犀牛角。

[109]鈿花：用金銀珠寶鑲製成的花形飾物。音「電」。

[110]合子：盒子。

[111]叩頭蟲：動物名。昆蟲綱鞘翅目。體為長橢圓形，全身黑褐色，觸角長而呈鋸齒狀。腹節可自由屈曲，故仰其腹，能自行躍起，以指按其體，即頻叩其頭，故稱為「叩頭蟲」。亦稱為「磕頭蟲」。後以戲稱受制於權勢，唯命是從，只知鞠躬哈腰的人。

[112]發殺觥：一種春藥。

[113]驢駒媚：一種春藥。

[114]詰：詢問、責問。音「結」。

[115]既出：舊時男子休妻。

[116]浴斛：浴盆。

[117]率：大概、大致。

[118]詳見徐志平《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選注》(台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5年1月初版一刷)，頁303。

[本篇摘錄自嘉義大學閱讀國文計畫之部分資料]